

金羊毛的國土

[考爾齊斯]



蘇聯：保斯託夫斯基著

周 煦 良 譯

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

金羊毛的國土

[考爾齊斯]



書號：782 · 開本：1/36 · 面數：186 · 版次：1 ·

金羊毛的國土

(考爾齊斯)

著者：保斯託夫斯基

譯者：周 煦 良

出版者：春明出版社
上海山西南路10弄3號

發行者：通聯書店
上海山東中路128弄

印刷者：洪興印刷所
上海山海關路406弄20號

1952年11月初版0001—3000冊·定價¥8,000元

目次

一	野貓·····	三
二	白毛茶·····	一八
三	獵戶古里亞·····	三二
四	黎昂河泥滓·····	四五
五	颺·····	五五
六	足球賽·····	七一
七	列寧的胸像·····	八五
八	最後的洪水·····	一〇一
九	以怨報怨·····	一〇九

一〇	卡希昂尼的報告	一二六
一一	關於保險公司	一一九
一二	沼地的主人	一三〇
一三	鍛羽者	一三五
一四	亞丹姆·考爾奇亞演說	一四四
一五	法賽斯女人	一五九
一六	林中的燄火	一六五
一七	赤足的亞爾果船員	一八〇

一 野貓

殺貓者死

——明格律里亞的古法律

風把一捧土和乾萎的薔薇花片吹進飯店的窗子。棕櫚樹搖擺起來，綠葉神經質地顫動，發出一種像磨牙齒的聲音。烟窗裏的烟在波地鎮平坦的街道上跑得很低，把開落的柑子花的香氣都淹沒掉。鎮上方場那邊的蛙聲停止了。

『要下雨啦，』青年的工程師賈本尼亞說。

他悵然向窗外望出去。窗子玻璃上還留着白聖塗了一半的市招：『吃一點。』

雨緩緩從海那邊移過來。罩在水面上像濃烟一樣，又被一道道白光衝破——那是嘶鳴的海鷗。

『一年倒要下二百四十天的雨呢，』賈本尼亞又說一句。

『考爾齊斯這個鬼地方，』拉普辛噤咕着。『英國科學家茂萊算出來地球每年要受到九十立方公里的雨。依我看來，所有的九十立方公里都落在這兒了。』

這話賈本尼亞聽了一點不覺得出色。

飯店的管理是一個肥碩的古里亞山的人，像有氣喘病一樣喘着。在這廣大世界上，沒有一件事值得他的一顧：不論那些吃完了飯還逗留不走的工程師們，或者那攜着手杖，坐在一張空檯子那邊發楞的老頭兒亞蒂姆·考爾齊亞，或者那個自學出來的移民畫家拜柯，甚至於快來到的雨，都動不了他的心。他已經被熱和他自己的憂鬱的心思苦够了。他趕走了黏溼酒杯上的蒼蠅。不時撥弄一下算盤珠子。

拜柯正在飯店牆上畫一張特出的畫，用油彩畫的。畫的題材是賈本尼亞向他建議的。是考爾齊斯的將來，那時候今日廣闊的炎蒸沼地已經種上芬芳的橘林，並且開花了。金黃的果實掛在深綠的樹葉間，就像電燈泡一樣放光。粉紅的山嶺冒着氣，像一團大火上面籠罩着烟雲。白色的汽船穿過繁開的蓮花行駛，小舟上載的婦女都穿着假日的裝束。明格律里亞人戴着氈帽，穿上馬褲，在林中飲宴。還有一個穿着毛緞外氅的老頭兒，長而彎曲的頭髮襯出一張里昂那都·達文西（註一）的臉，站在那兒，伸手指着這片稚氣的風景。

『他怎麼會想到里昂那都上去的？』拉普辛問。

賈本尼亞臉一紅。

註一 意大利畫家兼雕刻家，亦有工程天才；一四五二—一五一九。

「我提他的，」他說。「爲什麼不可以？」

拉普辛聳聳肩膀。

遲緩的雨點沉重地落在人行道上。飯店裏開始添了許多躲雨的人。那些人向飯店管理招呼時，都垂下眼睛，因爲他們並不叫東西吃。全都望着拜柯的畫，覺得很有意思。

一陣讚賞的低語聲在桌子間傳開。那些人都說不出話來，這樣一個溫和而本色的人而有這樣技能，使他們驚異不置。

飯店管理看見大家這樣起勁，悻悻地堆了一盆玉蜀黍糊和炸魚，又倒上一杯烈酒，拿來遞給拜柯。這就是畫家一天的工錢。

拜柯用烈酒擦手，吃起來。後來嘆一口氣，向後坐起，閉上眼睛養神。那麼多的人在低聲讚嘆，他心裏想飯店裏也許也會賞識他起來，然而仍舊一樣，管理仍是欺侮他。這飯食和當初講定的差得太遠了。

雨聲大起來，把飯店裏的人聲都蓋沒掉。水從簷漏管裏嘩嘩倒出來，打在關閉的窗子上，牆上，招牌上。雨點打得又急又響，就像有千千萬萬的小木匠和小洋鐵匠敲着一樣。

季節風正在吹——是西南風。趕着雲在前面走就像一羣灰色的綿羊，趕它朝着前面那一堵由古里亞山形成的牆壁衝去。

另外一種聲音逐漸高起來，和各種細碎的水聲——潑潑聲，敲擊聲，喁喁聲和潺潺聲聯成一片。是一種沉悶的叫喊，人的喉嚨的叫喊。

飯店裏的人都擁到窗子口。一羣淋得像落湯雞的人正從街那邊走來。小孩跑在前頭。在他們後面大踏步走着一個高大而獐獐的人，肩上揹了一桿槍。眼睛凶惡地閃爍着。手裏拿着一頭毛茸茸的黑獸，得意洋洋提着尾巴擺動着。血和雨順着口鼻滴下來。

一個小老頭兒從飯店隔壁理髮店穿出來。臉上還塗着肥皂沫。灰色的毛緞外褂上也濺的肥皂沫。他碰一碰死獸，向後退了兩步。

『開些什麼！』他叫。『你打死一隻野貓啦，朋友！』

觀眾哄起來。獵人走進飯店，把手裏又溼又滑的死獸扔給了飯店管理。酒杯一陣子叮噹。沉重的獸屍拍搭一聲落在櫃檯上，把全屋子都震動了。

飯店裏擠滿了人。人聲喊得就像是生死關頭一樣。

拿野獸的人用掌心揩去臉上的雨點。用沉重嚴肅的聲音向飯店管理說：

『買這張皮，經理。』

觀眾變得鴉雀無聲，這是一樁非常的交易，一個字也不能放過啊！一樁買野貓皮的交易——也許是考爾齊斯沼澤林裏最後打到的一隻野貓呢。

飯店管理一雙黃眼睛釘着死獸望。他一句話也不說。一個年輕的女子，夾了一隻老母雞，手裏拿一束薔薇，爬上一隻椅子，想要看個痛快。連母雞都不啄薔薇花瓣了。它囁囁叫着，想要鼓動雙翼。後來老亞丹姆·考爾奇亞喊出來，揮着他的手杖：

『你發昏了，朋友！你打死了一隻貓。在古時候，你的懲罰是死。』

『請你原諒，』死獸的主人說，惡狠狠向着考爾奇亞。『請你原諒我同老輩子扳嘴。不過這不是貓。』

觀眾全都透進一口氣。直到現在大家才明白這畜生的確並不是隻野貓。那團毛茸茸的死屍躺在櫃檯上，望上去倒像一隻碩大無朋的老鼠。

『那麼，這是什麼呢，假如不是貓？』考爾奇亞問，人有點攪不清了。

『老天，你急什麼呢？』獵人向他喊，勉強抑制着自己的火。『用你的眼睛嗎！』

賈本尼亞和拉普辛分開衆人走到櫃檯跟前。這東西倒是古怪。它那强有力的後爪長了有黃色的膜。長尾巴差不多拖到地板上，一根毛也沒有。

觀眾弄得莫明其妙。所有的眼睛都佇盼地釘着飯店管理望。可是他自始至終保持着陰鬱的喘息的沉默。

就在這時候，房奴·阿赫米第里在人叢中出現了。房奴是皮毛學院的研究生。他很輕便

地穿過瞪視的羣衆，就像穿過荒涼無人的方場一樣。緊跟在他身後的是那個小兵，格里沙，警笛拿在手裏。

房奴大踏步走到櫃檯前。抓着死獸的尾巴提了起來。格里沙吹起警笛，開始把觀衆往後推。有些人還倔強不聽，他就向他們喊，對人類的好奇心作一陣嘲笑：

『我想你們看不到就要死了，不要這樣多管閒事！我看見這麼多的傻瓜真好笑！』

『你那裏打來的？』房奴問獵戶，兩道濃眉鎖了起來。

『在土耳其運河那裏。』

『你叫什麼名字？』

『古里亞。』

『那嗎，古里亞，』房奴靜靜地說，『你打死了一頭禁獵的獸，你得關兩個星期。』

古里亞鼻子鄙夷地哼了一聲。接着，向房奴惡狠狠看一眼，說道：

『老鼠的看家的！我打死一頭青蛙，你們難道也要把我關起來嗎？』

『不要使性子，朋友。法庭上講你的理去。格里沙，帶他上局子裏去。』

觀衆跟隨格里沙和古里亞出了飯店，獵人簡直冒火。他仍舊提着死獸的尾巴；不過適才的那種氣餒已經沒有了。死獸的頭沿着潮溼的行人道一路碰過去。

雨小起來。變成霏霏細雨了。

賈本尼亞，房奴和拉普辛留在飯店裏。

『那到底是那一種獸？』拉普辛問。

『你不知道嗎？』房奴裝作詫異的樣子說。『阿根廷河獺，黑人河來的。』

『原諒我的愚昧，』拉普辛冷冷回答。『你知道，我從不是個動物學家，我的業務是在植物學方面。』

『你的業務是低濕的亞熱帶。我覺得你好像應該知道。』

賈本尼亞想要岔開話頭，他很怕這段談話逐漸變成吵嘴，每一次房奴和拉普辛碰面，兩人之間一定有一場唇槍舌劍。房奴不喜歡這青年植物學家的襤褸美國服裝，和他的繁文縟節。在房奴看來，這位植物學家總是高高在上，對蘇維埃的一切事情都漠不關心，就像一個自高自大的外國人一樣。

無禮的事情總使賈本尼亞覺得很窘。他爲人本來驕靦。長了個大個兒，一雙永遠帶笑的眼睛還舉着打癱疾留下的一層黃衣。

『河獺，』他說，臉紅了起來，『是世界上最喜歡吵嘴的動物。』
這句話對方完全不理會。房奴向賈本尼亞惡狠狠看了一眼。

『等你們把沼地的水排光，把考爾齊斯變做拜柯現在蓋着的大好園林，』他說：『河獺就要死了。你們是殺害河獺的主犯。河獺要的是叢莽，不是檸檬林。我怎麼能對這事不感覺痛心呢？』

三人全都抬頭望拜柯的畫，雨已止了。日光從木蘭樹裏射下來，被樹葉映成一片綠霧。在這種溫柔的光線裏，拜柯的畫，在賈本尼亞看來，面貌完全一新。他從心裏想碰一碰上面沉重的果實。

『痛心什麼呢，』他心不在焉地問。

『痛心我攔上去的工作，』房奴答。『我在這些混蛋畜生身上整整花了兩年時間。它們的繁殖是由於我。想到這一切的努力都等於白費時，我真恨。還有那些叢莽，也說不過去。你們的挖泥機把箭豬都嚇跑了。連胡狼都溜到山上去啦。』

『趕走了頂好！』

拉普辛起身離開。他很想問問房奴，怎麼阿根廷河獺會到考爾齊斯住起來；可是他忍住了。

他覺得自己遇圍的世界非常的不愉快。他不喜歡這個名字古怪的、平坦的沼澤國度。他不喜歡這種綿延的暖雨；不喜歡這些渾水河，以快車的速度奔向大海；不喜歡這些造在木樁上

面的木房子，或者這些飯店，賣的酒都半冷不熱的，味道就跟蓖麻油一樣。

雨又簌簌地下起來。陽光隱去。就跟往常下雨時一樣，鎮上總是充滿了各種氣息——氣息是那樣的強烈，人就差可以碰到它們。有加利樹的清香，薔薇的濃香，檸檬的酸味，使你的指尖都酸得起皺。不過這些香氣一到季節風括起來時就完了。當狂風颶颶吹過果園，把樹葉翻起，在街上佈滿塵土時，一切都改變了。那些造成頭痛和懶散的香氣就會淹沒在橫掃全鎮的腥臊海水味裏。

賈本尼亞喜歡風。風好像把他四肢裏癱疾的疲乏吹掉。

「那個傢伙幾時受審呢？」他問。

「兩天內，」房奴告訴他。

賈本尼亞別了房奴，走到街上。黎昂河正在怒吼着，搖撼着河上的橋，翻翻滾滾的泥漿正向海裏送。賈本尼亞慢慢地向港口方向走去。癱疾已經在他的舉止上留下鈴記了。

他想來想去，覺得總是由於自己的性格懦弱，弄得他這樣為難。他總想避免和房奴談話。對於房奴，他總擺脫不掉一種完全不合理的內疚感。因為他，賈本尼亞，正在排放考爾齊斯沼地的積水——掘水道——剷除處女林——燒夷河獺生長的叢莽。

這動物是從阿根廷移來——一件很不容易的任務——放在考爾齊斯沼地中繁殖的。接連

兩個夏天，房奴都在研究它們的發展。關於它們珍貴的皮毛，他講了不少的動人的故事。在西方，他說，它的價值幾乎跟金子相等。

河獺繁殖得很快。除掉房奴，和幾個明格律里亞的獵戶，沒有人看見過它們；見過這動物的人都說它們天性好鬥。河獺可以整日整夜地打架，要鬥到死才算數。它們非常膽小，普通情形之下，沒有人能夠走近距離它們一百步以內；可是一到打架，什麼恐懼都消失了，這時一個人可以隨隨便便走到跟前，牽着兩個打架的河獺的尾巴，把它們拉開。打起架來總是同一的方式，每一隻河獺都攻擊對方的下巴，想要咬壞它的牙齒。河獺能够在水裏整整伏五分鐘之久，不用上來透氣。

賈本尼亞覺得很難瞭解，為什麼房奴能够一心一意放在這些討厭的畜生身上。

房奴爲了研究河獺，常要在沼地裏就上幾個月。日子久了，他開始歌頌起考爾齊斯沼地來——歌頌那些密不透風的，藤蔓纏繞的森林，淤積的湖沼，蔓生的，腐爛的，瘴疾盤踞的樹木。

房奴稱考爾齊斯的森林爲熱帶性，其實樹木差不多全部都是北方的赤楊和杜鵑屬。是北方和南方的一種奇異的滲合。赤楊長得不可思議的快，三年工夫，一片新闢的林地就會變成不能通行的森林。

賈本尼亞覺察到房奴對於考爾齊斯正在進行的排水方案有種無法形容的敵視。因為瘧疾，洪水和雨的障礙，和挖泥機攔淺在沼地裏，工作進行非常迂緩；然而房奴却坦白地表示高興。

賈本尼亞知道，遲早總得和房奴開仗。然而有時候，當挖泥機一步一步推進到房奴的神話國土時，他却感到一種椎心的悲哀。因為他們把蔓藤拉斷；把湖泊裏的水和金色鯉都屏出來；把箭豬和河鱓都趕到海裏去。挖泥機走過的地方，祇留下一條條醜陋的溝渠，黏溼的泥堆，和腐朽的樹樁。

考爾齊斯的森林長在水裏，一直浸到膝蓋。黏滑的土壤使樹木簡直不易根深蒂固。人要砍一棵樹，祇要拿鏈子纏着樹，一拉就倒。這樣做極其安全。那些樹從來不痛痛快快地倒在地上。多刺的藤蔓，粗如人臂，會攪着樹身而且支持着它。樹林裏滿坑滿谷都長的鼠李和鐵線蓮、懸鈎子和羊齒一類的東西。

草木的活力，真是驚人。鐵線蓮爬上樹，把樹幹就像草莖一樣折斷。羊齒好像在你望着它時就長大着。一個夏天可以穿出兩公尺高。

在這些森林裏，沒有草生得了。林子裏又黑又不透風。幾乎沒有什麼鳥兒。沒有鳥，可是有蝙蝠。蟄伏着，不容人行，屹立着這些樹林，籠罩在一層暖雨的雲氣裏。

到了括風時，這些黑森林就會突然變做水銀。赤楊的葉子，被風翻起來，背面全是一種銀灰的顏色。

在無限的日子，無限的歲月中，這些樹林都在蕭蕭瑟瑟地搖曳，翻着暗銀的波瀾。賈本尼亞很懂得房奴創痛的心情。有時候，他也覺得把這些森林砍掉可惜。

工程師卡希昂尼，考爾齊斯排水計劃的頭兒，把事情看得單純得多。他的眼睛裏就看不見樹林，或是水連長滿的湖泊，或是那蜿蜒穿過樹葉做成綠甬道的無數溪河，這一切都預定要毀滅掉；這些祇是障礙，礙他的事的。

卡希昂尼把房奴當做個傻子。他對於房奴那種爲叢莽和河獺辯護的熱烈辯護，祇隨便聳一聳肩膀或者哼一聲，就算回答。卡希昂尼的嘴唇總做出一副鄙薄的怪樣子，從不改變。人說，這是由於吃多了奎寧的原故。卡希昂尼能够不慌不忙地把這種苦藥嚼完，而且不用水就把藥吞下去。

一切對於這些處女森林命運的惋惜，一切對於那屬於過去事物的命運的惋惜，對於他都是一種全然陌生的感情。他相信，自然界如果被我們放任不問，一定不可避免地要衰亡和退化。爲了支持這個題目，他會懶洋洋引證許多大科學家的作品。在他本心裏，這樣的題目根本連最簡單的討論都不配。